

44.652
DSK

一位记者来自

海南的报道

戴善奎著



团结出版社

一位记者不_明借_书的报道

戴善奎 著

团结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培玉

封面设计：李尊荣

一位记者来自海南的报道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34号)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1989年1月第1版(32开)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插页：1 字数：110000 印张：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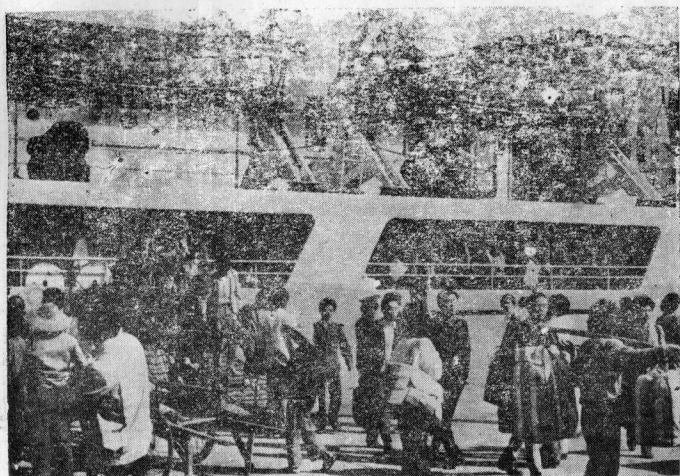
印数：1—4000

ISBN 7-80061-022-5/I·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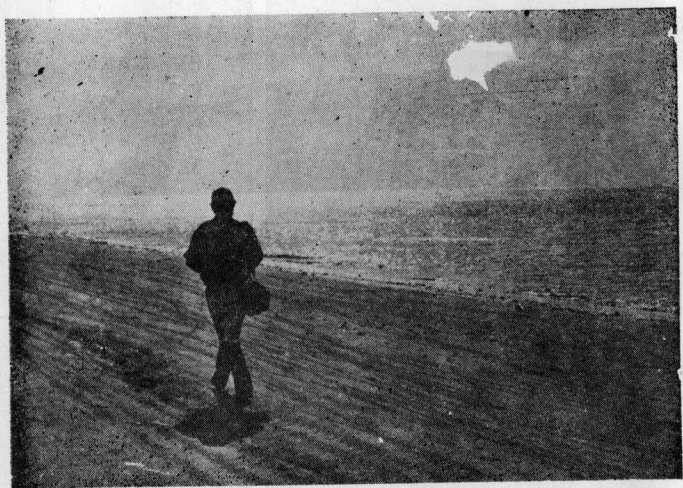
定价：1.80元



海南三亚市旅游重地——大东海



涌入海南的人潮——海口市秀英港



作者在海南迷人的海滩



作者在成都寓所

编 者 的 话

自从海南建省，日后在经济上要与台湾争雄的计划公布之后，出现了大地南倾——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千万万的人群纷纷涌向海南——的热烈场面。从此，海南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

本书作者戴善奎同志是四川日报记者，不久之前专程去海南采访。为了深入生活，了解真实情况，他常常装做一个求职者，跑单位，填表格，住地下室，吃补助饭……因而认识了不少涌向海南的求职或创业的人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了解到他们向往什么，追求什么，他们的苦恼和乐趣，他们的回忆和希望。其中只有少数人找到了工作，开创了事业，而多数人则为每天的一宿两餐而挣扎、奋斗，或开馆子，或摆摊子，或打零工，或下苦力，或擦皮鞋，或卖玩具，或烤羊肉串，或看相算命……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再吃苦，也要在海南立足，绝不回头。作者文笔生动，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活跃纸上，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在汹涌的人流中，90%的人都怀揣大学文凭，他们自发地砸掉铁饭碗，奔向海南，是想凭自己的努力去竞争，去开创一种事业，实现一种理想，而不是想求得一官半职。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作者指出，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名教之奇变”，是观念大更新，是对官本位、对铁饭碗的猛烈冲击。前往海南的人们这种开

风气之先的奋斗精神正是振兴中华所必需的，使我们看到了将来，所以作者在全书的末尾深情地说：“中华古国，我祝贺你！”

有不少人想了解一下海南的现况，了解一下涌向海南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因此，我们高兴地把这本小书送到你们面前，向你们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信息。

编 者

1988年9月



1987年岁尾，我与赵坚加入了南渡的人流，登上海南岛。

一辆“打屁车”立即扑赤扑赤地开过来。

“去哪里？”

来人戴一顶椰子树叶编成的锅盖式斗笠，仿佛“清兵”。这种帽子，据说是苏东坡当年贬琼时所发明，沿用至今。椰帽下，其人留海飘飘，竟是一名妇女。

这种机动三轮，称得上丑陋不堪。由一辆山东产的“轻骑”摩托，装配了一个坐一人太宽、坐两人嫌窄的客座，油渍渍的，体面人士坐上去，难免有斯文扫地之感。有人又称此车为“蚂蚱车”。丑则丑，却使海口市生活“机动化”了。满城都是这种甲壳虫扑赤扑赤地来，扑赤扑赤地去，平添了嘈杂的市声。

“去人才交流中心。”

女车手点头，示意上车。

但我们要先问价，怕挨大棒。

“一块钱。”

我们相视一瞥：满便宜的！看来海南人并不心狠，至少这些方面还显示出不发达社会的风貌。

女车手穿着褴褛，一副农民模样：“是来找工作的吧？”——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岛问”。

“是。”我们回答，骨子里却是“否”。我们是奉报社之命来采访的。海南已成全国热点，而热点报道最容易成功。

我决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离开居住了39年的四川盆地，跑到这孤悬海外的岛屿上来。我从未有过成为海南人的欲望。就是看地图的时候，海南岛也通常在视线之外。甚至，身边某一位最熟悉的人，某一天突然投到许士杰麾下，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何况自己！

我肯定要做出一副找工作的样子，也肯定要到人才中心去填一张表，还肯定要到几个单位去毛遂自荐。但这不是出于虚伪，而是爬格子动物的一种机巧——因为要写报道，写报告文学。海南不是我的宠岛，我也不是海南的现代苏轼。

文成各一景，历历新留人其，不谓
辞”韵气凉山脚一由。想不副庄土耕赫，辞三依脉脉玄
荒曲，幽客幽罕兼人两坐，宽太人一坐个一丁陌禁，并载“部
此赫又人音。忽之此陆文漠育良歌，去土坐土人面朴，幽黯
。下“斗依脉”卧坐市口新封味，庄眼庄。“辛雅融”改辛
丁系平，去此表什表什，来此表什表什虫壳甲赫玄是雅趣赫
。市市幽杂曹

”。小中篇交下人去”

。辛土意示，关点年辛文

。制大制印，付同决要印楚印

”。封封一”

处至，聚小不并人南新来管！韵宜更断，潜一随脉印楚

。随风韵会并玄发不出示显巫面衣些玄

八十二！“千仞燕南燕”景都，回田不，的部部普疑匪视将
目以。丰鸡不入爆，燕替时后。且去宵断，丰行查理视小个
口断景日，目断树断，来断天二策，宵一坐困亡辆恐的太
。丁支一的“胡胡”景冀亥！丁

的类之“号棠燕”，“号燕金”上登，夫西翼夫断出气从一
的民断2口断向断，将丁零丘，口断出，断断的否命共芬以
南断上断”。丁人燕燕见燕——掌巴一断人燕然突断燕断亦

中央宣布，海南岛要建成“特”之又“特”的省，而且
还要和台湾竞赛。
“共产党敢吹这么大一个牛皮呀？”一位经商的大学生
瞪圆双眼。虽然他在许士杰讲话之前就已经从内部知道了消
息，却不当成一回事。1988年岁首，八万人才捷足先登，或
人函，踊跃入琼。这位老兄方才感到蹉跎，叫起苦来，剪
下报纸上有关海南的报道，匆匆南下。

仿佛得了天地之灵气，海南一时成了中国版图上最“热”
的一方。热得可爱，热得炙手，热得炫目，热得心痒。

不折天柱，不缺地维，却出现大地南倾，形成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自流的“人之河”。在全中国先富沿
海的“倾斜性政策”中，比起这条汹涌大河，任何流向都变
得黯然失色。海南岛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风光，这样成
为全国瞩目的地方。

17000人，分海陆空三路，以每天三、四百人的流量
（最多达600人）涌入海南。国家所大力反对而又最难根绝
的公费旅游，在这里受到了最好的否定。大部份人都自备银
两而来。大部份人也都来得偷偷摸摸，生怕张扬。

每天下午，从广州出发开往海安方向的大巴士上，倘若

你听到操普通话的，不用问，准是“海南热分子”！二十几个小时野蛮行车，通宵达旦。司机替换，歇人不歇车。以巨大的忍耐力困坐一宵，第二天醒来，椰树满目，已是海口了！这算是“陆路”的一支了。

从广州洲头嘴码头，登上“金莲号”、“海棠号”之类的以花卉命名的海轮，出虎门，过零丁洋，驶向海口。谨防你在船舷边突然被人拍一巴掌——撞见老熟人了。“我去海南旅游，你呢？”“也是去看看，我才不打算去海南工作哩！”绝对不要相信这些鬼话！站在你面前的肯定是“海南热分子”。到岛上去的，没有白看一趟，不到人才中心去填个表就走掉的！只须三次接触，三次攀谈，几打几敲，对方就会招认有“背叛”原单位之心。然后再三叮嘱：“回去后你要给我保密哟！”经过这三部曲，再经过恶心呕吐（如果海轮遇到风浪的话），萎靡25个小时之后，也顺利抵琼。这算是“海路”一支了。

至于坐波音飞机，飞行约50分钟到达的，多半是公费人员。如果说入琼大军中，还有“公费旅游”的成份，则主要出自空中一支。

亲自幸岛的17000人加上来函的70000多人，共约9万之众。上至66岁的热血老年，下至16岁的热血少年，龄差达半个世纪。甚至有一位和尚也到人才中心登了记。全国100多所大专院校学历及一切专业的人才都到齐了。

“可以办一所名牌大学了！”有人说。

立刻就有人纠正：“不！可以办十所名牌大学。”

此说或许夸大，但是人才汇聚量之惊人，的确是空前的！深圳、珠海初建，人们的胆子还小得很，不敢贸然离开

当代“井田制”。以至这些早期特区很搞了一番招兵买马，也很体验了搜罗人才的艰辛。比较起来，海南岛简直是贵族待遇！实在值得自豪、珍惜。

不妨来看看建国38年来几次大的人口流动。

1949年至1961年，510万人口北迁黑龙江。这是由内地迁入大企业，组织集体移民，盲目人口流入三部份组成。据哈尔滨市1958年9月统计，盲流每天达200至300人。1960年，有高达每天500至600人的。仅统计至1959年，哈市累进外省农民达13万余人。这种迁移一直延续到1979年，迁入人口1000万。“跑北大荒”，是那个时代相当流行的说法。

1959年至1962年间，中央决定动员30万人去海南岛建设橡胶基地。其中，每年动员4至5万复员军人，不足之数由移民补充。

1960年，调55万人支援新疆建设。1954年，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转业军人和移民组成建设大军。仅上海市即于1960年以10万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解放后，移民总人数占了全疆人口的1/3。

196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耗资几十个亿作为知青安置费。其后又陆续返城。“移民”失败。巨额资金化为乌有。

.....

这些人口移动，无论是军垦、农垦、迁厂、流放、统迁……主要都是政府统筹的“官迁”。自发性的迁徙只作为补充，移民从总体上说亦不以知识分子为主。而这次“海南热”，基本为自发行动，90%的人都怀揣大学文凭，且以当代淘金热的色彩区别于劳务输出性质的垦荒支边。它比美

国阿拉斯加的淘金热和西部热，更具有现代气息。这次流动，不仅是冲击出一块绿洲或植出几条防护林带的生态性建设，它的终端效果是“洋场”，是若干年之后，出现一条亚洲新龙。

海南的旅馆、宾馆、饭馆、机动三轮车司机、小商店明显受益。短短几个月中，数百万元便抛到了岛上。仅以每人消费300元的保守数字计算，总额就是500多万。光是杂货店里的榨菜，就销出可观的数字。而一些餐馆的老板，只消转让一下经营权租店内家具，在一举手间便骤然获得两万元。如果不是海南热，他们挣这样多的钱要花很长的时间。而那些街巷居民，一夜之间便发觉财神上门，有人愿意每月向他们交纳数百元，租下一个小小的门面，不稼不穡，突然便获得了部长级甚至总理级的“月薪”。黎民百姓的又一个致富良机到了！

而那些还在旧体制中运转的各级部门，却空前头疼。来访者有如飞蝗，扰乱了他们的宁静，打乱了他们的节奏。接待，填表；填表，接待。穷于应付，叫苦不迭。相当多的人一来就找一把手，一把手还工作不工作？一把手成了孙大圣，随叫随到的土地、山神？1987年11月份形成的第一次高潮，已经把人搞得神经紧张，而紧接着，寒假将临，国内100多所大专院校及20多个省市都要组织考察团来琼，眼看要形成第二次高潮，海南承受得了吗？于是，情况紧急反映到中央，请求干预。1988年2月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海南求职者留步！上海市的流动人口逾百万。新加坡的旅游者达350万，超过全国人口数。而把来海南的人数算作2万的话，绝对数

简直不算一回事。关键是，它使机关单位感到了沉重的精神负荷！

海南热，真是热得不可开交。大特区八字还没有一撇，九万人才便轰轰烈烈地写出了这样一篇绪论，真是精彩之极！

在热闹之中，也有冷静的头脑在思索。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士认为，德国民族是不够成熟的民族，竟然受到纳粹主义的蛊惑，竟然跟着一个疯子起哄，竟然在血腥暴行前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竟然不能用民族整体的理智去遏制希特勒。

中国的亿万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被搞得疯疯颠颠，天妖颠倒，也同样表现了某种不成熟。

群众性的瞎起哄，是很吓人的，往往产生出历史怪胎。

海南真能建成大特区？至少疑点有三。

其一，海南之落后，是人所公认的。其总产值不过30多个亿，而重庆市则是200多个亿，海南全岛仅为重庆市的1/6。

上岛考察的政府公职人员，归来少有不哀叹“海南落后”的。

甚至一位青海人士，也瞧不起海南岛，乱糟糟的，比起深圳、珠海，差得太远了！

他宁愿在“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西陲，也不屑于去海南。深圳最初当然也落后，但那里只有两千多平方公里，而且与香港接壤，拔几根毛便是金箍大棍。

海南为43000平方公里，为深圳之20倍，要输多少血，才能使之起飞？要填进多少钞票，才能变为洋场？等现代化的经络通到五指山、黎母岭的时候，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乃至内地许多都市，恐怕早已洋得差不多了！

其二，谁能绝对肯定政策不会颠簸？这并非怀疑中央搞大

特区的决心，而是偌大的地方，容易失控。失控起来就会调整、纠偏。1984年以前，国家放宽8项外贸权给海南。海南好热闹：官员庶民、老翁老妪，大街小巷，都来做汽车生意，掀起“万辆汽车倒卖运动”，国家损失若干个亿。雷宇罢官，外贸权收回。海南呈一蹶不振状态。各省市收缩窗口，撤走人马，卖掉已购的土地……历史往往呈现进退反复，有时这一阶段和那一阶段竟是惊人地相似。宏观失控是出决策人意料之外的。海南岛曾来过2万知识青年又走了一万四千，可说是一次“大溃退”，那些知青至今没有几个愿意回来的。如果这次政策颠簸，会不会又发生人才大溃退？到时候人山人海夺路而逃，你挤都挤不出来。

其三，在中国统一的大背景下，海南能独自走多远？这个岛屿难道能向西方极乐世界漂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将来究竟是什么模式？肯定既不会是台湾模式，也不会是香港模式，而是一种至今还不清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模式。贸然卷入，难道没有一点“下赌注”的风险？

愚公是浪漫的，而智叟却是实际的。

人才交流中心，设在海府路组织部招待所。

一个“T”字楼，当街四层，很不起眼。

然而，这里的人口吞吐量之大令人吃惊，好象是大变革前夜的斯莫尔尼宫。

进门就是一面留言墙，上面一片呼朋唤友之声：

“重庆的女士们男士们，敬请来咱202号房间一叙。”

“钟家非、李治国等因假期已到，忍痛不辞而别了。来琼多日，感慨甚多。我带着失望和希望回大陆了。诸君如何，望寄信回渝告知，我很关切。离开海南是暂时的。她不会拒绝一颗爱她的心。祝君苦尽甘来，好运在望。

— 重庆 冯

“兰州、新疆等西北方向来的男士、女士们，在这魂魄无依的异乡，大家相聚一叙，或许能重新点燃希望之火。请诸君相会于本楼302号房间。

西北纵队总部

“张艳玲：我这几情况顺利，已基本办妥，现住卫生局招待所104号房间，准备明天下午离此。兰州见。

刘

“孙兄，我现在再闯几个地方，估计不会有希望。
今天你是否到老谢处去一下，帮这个忙。

李

“刘令兄，请到海口市船舶修造厂来。现有22个名额，可能有希望。



冷冷热热，高唱低吟。有抑扬也有顿挫。

二楼接待室，分文、理两室，兀自拥挤不堪，这里的工作人员成了全海南最大的忙人。

人们出示大学文凭，领表格两份，当场填写。这里没有桌子，人们便弓腰驼背，就着室内的茶几、翻板椅，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平面，以一种托付命运的庄严神态，虔诚地填写。满室人均作龙虾状，具有某种宗教般的感染力。

年轻貌美、脖子前方平勒一条纱巾的小姐在填，长发盖耳，镜光闪闪的后生在填，年已老大、发落皮皱的长者在填

人们注意到一个打扮奇特的半老男士也在填。观其神韵，不象是教授学者一流人物，探头一看，在“职业”一栏里，赫然写着“和尚”。

人山人海转化为纸山纸海。7万份表格被拿到隔壁房间，分类、叠齐、捆扎、归档。而同样数量惊人的信函，成堆成垛，又是分类、叠齐、捆扎、归档。

扫一眼这个“文牍世界”，人们不禁疑惑：这样多的表、函，海南人有精力去逐一翻阅吗？又有精力去逐一研究吗？最后，还有精力去逐一回函吗？

于是，有悍劲的人就在写着“洽谈室”几个大字的白纸